



指尖, 回到老家  
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

# 常山人周华诚发起众筹重温农耕的乐趣和艰辛——父亲的稻田熟了

编者的话:“挽留最后的农耕”, 这曾是周华诚发起“父亲的水稻田”众筹项目的初衷。去冬今春, 四季更迭, 一群参与其中的城市人收获了新米, 还收获了童年的记忆和深切的乡愁。而久别故里的周华诚, 不仅帮助勤勉的父亲寻回种田的价值和乐趣, 更是从稻田的牵连中明白了“父亲在想什么”。众筹农耕, 复兴的, 不止是块水稻田。

本报记者 许雅文

常山县五联村溪口自然村, 一块只有两亩大的稻田火了。

插秧、耘田、收割……来自杭州、衢州等地的十几户家庭一起下田, 分享劳动成果, 一起见证一粒种子到一片稻田, 再到一捧大米的过程。而这块稻田有个温暖的名字——父亲的水稻田。

去年冬天, 周华诚在众筹网上发起了名为“父亲的水稻田: 挽留最后的农耕”项目。只要拿出相应的金额支持项目, 不仅可以看到水稻种植过程的全记录, 体验农事, 还能分享品尝最新收获的大米, 并得到他父亲——一位勤勉老农的亲笔签名等。

没想到, 活动发起后, 有600多名网友为活动点赞, 30元、60元, 一直到900元, 68位网友参与了众筹, 筹资金额20670元。

本来让周华诚觉得是有点不切实际又带着天真的想法, 却在天南海北的陌生人支持下做起来。

父亲、稻田、收获, 这些都吸引着都市人的步伐。感恩父辈的辛勤, 感念土地的馈赠, 让他们赶赴常山这个小山村, 赴一场与稻米的约会。

如今, 新米已经陆续到达支持者手中, 在长达半年多的参与中, 他们太多的心灵感悟——或是周华诚父亲的辛劳背影; 或是体察到孩子对泥土的乐趣; 抑或是细细抚触只有儿时才有过的浑沌浓稠的淘米水。

无论记忆的镜头定格在何处, 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初衷, 土地情结。

## 重拾回忆: 稻米里的乡愁

这两天, 周华诚微信朋友圈特别勤, 因为稻田的新米已经陆续到达68位支持者手中。网名为“莱小财”的支持者说:“一袋米躺在稻草中被运来, 米袋还没打开, 我先闻稻草香, 香气触到了记忆的开关, 那个只有三四年级, 在稻草地里翻跟头、捡石头的我……”网友潘土根更是俏皮地说, 这袋米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米的样子, 还是“那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

一袋米, 一次春播到秋收, 对很多奔走于城市的人, 都是一方回忆, 一抹乡愁。

36岁的徐骏是周华诚的初中同学, 出生在常山白石镇白石村, 这里承载了他满满的学前回忆。离开那个满是稻田的家已近30年, 老街、木屋、石子路、集市, 在他的回忆里却从未湮灭。虽然上初中便随着父母住到了县城, 但每年暑假他都回到家乡度过。而近几年, 每每回到老家, 看到的都是留不住的人和荒芜的田园。

当看到周华诚的项目, 徐骏说就是被他的文字和他父亲的执拗打动了, 他立即支持600元。

而周华诚发起这个项目, 正是因为他也有同样的体悟。

“初中, 我从溪口到了离村子30里路远的镇上读书, 后来又来了离家600里的杭州读书。体面的工作, 舒适的生活, 我的心却时常回到那个叫溪口的小



“稻田大学校长”周全仔。



村庄。村里看不到少年, 也看不到耕牛, 沉重的犁、耙没有人拿得起了。周华诚说, 正是因为他在城市呆久了, 和土地越来越远, 才会想到找回儿时的回忆, 才会有了这次“父亲的水稻田”行动。

## 土地代际: 老父亲的生活

刘芸, 是一名资深编辑, 她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今年8岁。女儿从来没有下过田, 自然也不明妈妈小时候玩耍的稻田是何物, 甚至一直认为大米是超市生产出来的。

“对稻米生命循环的认知, 很多人只知晓餐桌之旅, 却没有田间之旅。”周华诚说, 秧一稻一谷一米是个生命循环, 一年四季的劳作生活, 在这个循环的四周延展而开。但是, 田间的这一切, 对于我女儿这一代人来说太陌生了。

“我希望女儿能亲近泥土。”刘芸说, 记得插秧时, 女儿对光脚踩泥巴很是抗拒, 她一度挂在爸爸的脖子上, 双手不肯下脚。有了蜻蜓, 有了蚂蚱, 有了小伙伴们的鼓励, 才最终克服。

周华诚经常带女儿回老家, 她爷爷认真教她分辨水稻秧苗与杂草, 也教她怎么插秧。而她更在意的是田地里新奇的昆虫和野花。

所以, 在周华诚心里, 这不仅是父亲的水稻田, 更是三代人的水稻田, 不仅让女儿了解自己, 也让自己了解父亲。

在8月20日这天的记录里, 周华诚这样写道: 本来觉得今夏没有“苦夏”, 刚过立秋, 又接连下雨, 很是惬意。坐在车里打电话回家, 却听父亲叹一口气说, 久雨不停, 稻禾又被淹了半截, 再淹, 那可不得了。

“如果不是因为种田, 我很难了解父亲在想什么。”周华诚说, 如果说稻谷对我们是回忆, 对女儿这一代是新奇, 那么对父辈这代种田人来说, 无疑是精神支柱。

正如徐骏所说, 他希望等儿子长大后, 能理解他的父辈和祖辈, 因为正是乡村承载了他们太多的回忆和情愫。

## 稻田复兴: 小山村的希望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 今年的活动主题被定为“家庭农业”。显然, 人们在关注农业现代化进程时, 也在思考粮食与家庭这个具体个体间的关系。尽管家庭农民缺少获得农业投入和支持等资源, 但是他们能够认真管理自己的土地。

周华诚的父亲周全仔便是一名认真管理自己土地的农民, 只是村子里像他一样勤恳的农民, 守着自己的稻田, 艰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村庄里流行着: 进城打工, 再怎么没本事, 都比种田强!

其实, 周华诚的父亲曾经也是这么认为, 犁田、耙田、插秧、收割、晾晒、碾磨……种田人最能体会其中的辛苦, 只是他不知也从不敢奢望他的辛苦值得更好的回报。

因此, 当有一天, 周华诚跑回家和他说起这个项目, 并说一斤大米卖30元时, 他惊讶之余觉得这是儿子异想天开。他也不相信, 远方的陌生人会愿意关注他耕种了一辈子的稻田。

微妙的变化悄然发生着。插秧时, 周全仔迎回来的不只有儿子, 还有他带来的大大小小30多个城里人, 他们对这里的一切都赞叹有加, 拿着相机拍个不停, 并希望周全仔能把土地里每天上演着的变化告诉他们。因此, 周全仔用上了智能手机, 还学会了使用相机、微信, 以及怎么用家里的WiFi传图片, 他的微信名字就叫“稻田大学校长”。

一个小山村, 忽然被这么多外来者所关注; 卖得这么贵的米, 也被城里人一抢而光。村里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着实羡慕着, 也重新审视着自家的田园。

将收获的新米寄出时, 快递小哥问周全仔:“你们家的田, 是不是含有特别的微量元素, 要不然怎么会有人买你们的米?”周全仔笑笑说:“是啊, 我们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大米!”

周华诚说, 农产品可以精致, 可以文艺, 是那么美好, 在这份农产品的背后, 是土地, 是文化, 是情感。

## 对话

### 不小的情怀

记者: 怎么理解众筹?

周华诚: 你想做一件事情, 勇敢地把它说出来, 也许就有很多人被你打动, 并且来支持你。当支持你的人达到一定的量, 你就可以实践你的想法。简单说, 这就是众筹。

记者: 那么, 看重一样东西, 也可以通过下订单获得, 有什么区别?

周华诚: 下订单不太一样, 这件事其实更看重的是梦想, 或者说情怀。订单是比较直接的售卖, 或者是另一种售卖。众筹如果参与人数不够的话, 等于项目失败, 是做不起来的。

记者: 参与人数怎么算够呢? 你有预先设定达到多少人, 或者筹得多少资金吗?

周华诚: 是的, 每个项目都可以限定。我限定是2万元, 不同的价格对应不同量的稻米。到了这个点才成功, 才可以做。如果支持者不够, 只筹到1.5万元, 项目就失败, 钱会全部退回到大家的账户。

记者: 农业如此依赖季节, 如果收成不好, 你的项目到时没能履行对投资人的承诺怎么办?

周华诚: 其实出资人不仅要分享成果, 还要分担风险。这次是个实验, 我没有考虑这么多, 即便收成全无, 我也可以全程忠实记录这个过程, 我相信能取得大家谅解; 如果可以的话, 第二年收成后, 再给大家回报。

记者: 这个项目主要投入的还是“小情怀”, 毕竟支持者看重的不是金钱和实物的回报。

周华诚: 嗯, 我觉得这个情怀其实不小, 大背景下其实是很深刻的社会问题: 城市化, 城乡差别, 农村问题等等。

记者: 你觉得, 这个实验对农民、农业有启发吗?

周华诚: 我认为有。上个月, 有一个在安徽芜湖承包500亩稻田的农业大户找到我, 说自己的大米只能卖低价, 更可叹的是, 去年大批量的大米, 发往上海和江苏销售, 到今年10月还没有结到款子。这样的农业生产, 怎不让经营者伤透脑筋, 农业又怎么走向良性循环。优质食品, 未来需求一定会更大, 而做好品质的同时, 就是要思考怎么把农业变成文化。

## 20名老家粉赴宁海桑洲镇收割胭脂米——抡起镰刀得米香

本报记者 陈醉 陆遥  
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你知道米饭从哪里来吗?”

吃着碗精致的白米饭, 一位父亲曾这样问孩子。他没想到孩子一脸理所当然地答道:“电饭煲里……”

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 我们远离农作物叶片生长的农村, 似乎很难向我们的孩子解释锄头、镰刀的功用, 而这恰恰又是人类最朴素的饱腹之源。

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人, 锄头、镰刀更是心灵深处的标签。旧时他们想逃离父辈农事的艰辛, 拼命走出农村, 可如今又开始想念耕牛、稻草, 看着远去的农村生活, 想以另一种舒适的方式回归:“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稻田, 春耕秋收, 荷锄而归……”

今年, “老家”新媒体工作室联合御田胭脂米产地的宁海桑洲镇, 携着这个“金色的梦想”, 向全国发出“收割小分队”的“通缉令”。10月26日, “老家君”带着公开招募的20名收割小分队队员奔赴宁波宁海桑洲镇里山季村, 一场探寻记忆、体验农事的旅程展开了——

### 快乐农田很新鲜

“割草去, 割草去!” 11岁的王梓辰兴奋地在车上嚷嚷开了, 一旁的爸爸王文兵一个劲地纠正:“是割稻, 割稻!”

对王梓辰来说, 农村和稻谷, 都是那么遥远的存在。王梓辰爷爷辈生活在宁波近郊农村, 父母小时候干过农活, 喂过猪。后来城市拆迁, 郊区变城市, 家里农田没了, 父母二三十年没下过田, 更别提带着他去农村体验农活了。“他可能连水稻和韭菜都分不清呢!” 爸爸王文兵说道。

“割稻小分队”里一位90后的女孩是地道道道城里人, 她拿着新式的钢制镰刀左瞧右瞧, 直喊着跟电视里木头把柄的不一样, 异想天开地说:“这个刀用来吃牛排, 挺霸气!”

没接近过农村, 但大自然的魅力不可阻挡, “割稻小分队”很快发现了件新鲜事儿。

“稻谷怎么有红的、绿的、黑的、紫的? 哪一种才是我们要割的胭脂米呢?” 一个队员把晒在地上的稻谷拿来剖皮玩, 竟发现这儿的稻谷五颜六色的。

宁波市农科院专家安学君赶紧给大伙讲道:“个头长长的, 就是大名鼎鼎, 宝玉和黛玉吃的胭脂米。这跟福建那边产的红米还是有所区别的, 这儿的品种可是清代就留



老家粉们在体验筛谷、晒谷。

戚建卫 摄